



WANGLIANGYING XIAOSHUOXUAN

# 王良瑛小说选

山东作家丛书

王良璞小说选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25印张 2插页 405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9—0683—3

I·607 定价 8.70 元

# 梦 说

## ——代序

人生多梦。

我从小做的是作家梦——从差不多接触书，又得知书是人写出来的时候就做，一直做了几十年。做得很美妙，很生动。

于是，到能勉强提笔成篇，便毫无疑问地为实现这个梦努力起来。苦哉难哉几十载，不尽心血全都点点滴滴润透进格子中去了。也许因为我没涉及过其他行当，不能体味人家的甘苦，反正在我心里，似乎没有比实现作家梦更为艰辛的事情了，如果不是投机取巧，以假冒真的话；也许因为生性蠢笨，反正我是丝毫不敢松懈地写写写，为了那个梦。

梦想竟终于实现——属末流也罢，不入流也好，到底可以将“作家”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了，才渐渐从梦中醒来；这一醒来竟突然怅惘：这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美好之梦原来不过如此而已！五彩光环消失了，热情也便随之冷却了大半，对我一向看作圣洁得不可侵犯的事业甚至轻薄起来。

是惰性？是堕落？我不禁大吃一惊，心中惴惴地害起了怕：我毕竟是以写作为本的呀，失去了那梦的支撑，今后还能写出什么吗？

痛苦之中，却有了解我的朋友为我解脱：“此大好矣！正是因为 you 结束了那梦，才要写出真东西来了！”

此话当真？

朋友一副超然大度深谙生活真谛的模样：

“肺腑之言，信不信由你。”

看来不是兴灾乐祸。于是我又于清醒跌进了糊涂，堕入了新的梦中了。

在将我的1979—1988十年中的习作选编出版的时候，写下了上面的梦呓，以求得耐着性子阅读它然后骂它“不成玩艺儿”的读者朋友的理解。

以此，代为序。

王良璞

1991. 疲惫的春暮

## 目 录

梦说（代序）	1
选	1
闻先生上任记	7
孤傲的陈立倩	19
月儿圆时	35
称呼	43
妻子	59
祈祷	67
绿苗葱茏	85
老憨门前的烟灰	93
票	101
秋夜	107
小站	116
重新捡起的贝壳	128
复苏	144
蚕场纪事	155
蛤蚧引出的故事	171
纯净的光	187
山菊	201
冬雁	213
姥姥	229

泥土中的珠子	231
神仙沟新话	242
浑河蒲	255
遮掩着的身影	272
土地	288
蝥螬	296
牌坊	303
云匆匆	321
巢	343
我所欲	364
辛五子	383
猎的神话	400
归一	409
山挡	426
下屋里人	434
荒漠里，有一块骚动的绿洲	490

## 选

真真正正地选队长，这多年来，在悦庄第三生产队，还是头一回儿。

选队长，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件事儿。

“头一回儿”加上“第一件儿”，就显得格外新鲜，格外“隆重”，社员们到会场也格外早。

都到得早，也有个先后。最早的要数顺河伯，他蹲在会议室门口抽了三锅子烟，会计才来开门。来得早，但不显眼——他进门就往屋角一坐，除了抽烟，还是抽烟，不说话，连眼皮都很少抬一抬。

坐在顺河伯对角的是“没有数的钟表”（这是绰号，来由后头讲。）他什么时候进来的，都没注意。也是进门就往屋角一坐，脸埋在两膝间，手在地上胡乱划着，不说话，连眼皮都不抬一抬。

说话最多的，是“活跃分子”叶青嫂。她一进屋，就借着石山（他是大队副支书，原来的三队队长，年前被推选为大队长了）和她打招呼的茬儿，把说话的主动权“夺”过去了。

“老嫂今晚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是不是喝了两盅哇？”石山打趣说。

“那还用说？”叶青嫂回敬道，“选队长嘛，是大事，喜事，不喝两盅还‘隆重’？”她说着，大大方方地往电灯底下一坐又说，“不用问，今天这出戏得你石山开台——快说说，这队长到底怎

么个选法？”

于是，石山便对她，也是对大家，简要地说了几句：选法，就按年前布置的办——大伙儿先喳喳出候选人，然后投票。他从桌洞里把早已准备好的竹筒和两只盛豆粒的碗端出来：“这豆粒儿，每人分两粒，一粒红的，一粒黑的，定出候选人，就往竹筒里投豆粒儿：同意，投红的；不同意，投黑的。至于候选人……”

“年前都布置酝酿了。”叶青嫂把话茬接过去说，“那就先把候选人定下来吧！咱吃了饺子喝了酒，走了亲戚访了友，也该揣摸透、商议准了，让谁给咱当家好，心里都有个三六九了吧？”她略停了一下，又转向石山，“我看就叫大伙儿提一提，行不不？”

“好！”石山一点头，会议就这么进行开了。

起初，没人说话；接着，三三两两地议论；再接着，一位长辫子姑娘站起来，代表妇女们提了个建议：

“确定谁当候选人，我们建议，让叶青嫂做个中心发言，大家再根据她的意见……”

“中！”建议还没说完，就得到了男人们的一致同意。

“中就中，反正我这人肚子里有话也搁不住。”叶青嫂端起茶碗喝了口水，故意把速度放得慢了些，“我掂量了这十来天，掂量准了一个人：‘没有数的土块’。为什么掂量出他？有原因。我盛豆子做豆腐，想到了‘土块’：没有‘土块’，哪有这滚圆油亮的大黄豆啊？我拿红糖做饽饽，想到了‘土块’：没有‘土块’，哪能吃上这多的红糖啊？我烧火蒸年糕，想到了‘土块’：没有‘土块’，哪有这多年不见的黍子米啊？……掂量来掂量去，‘土块’是咱的好当家……”

这时，“没有数的土块”正在场，他就是坐在窗下板凳上那个正在掐着草棒的满脸胡子的大个子。

“没有数的土块”，名字有来由。这须分两段说。因为他姓屠，

又秉性耿直，待人厚道，嘴笨，话少，就知道搬弄土块，干庄稼活，便落了个“土块”的美名。公社化以来，他一直干三队队长，会打谱，肯实干，产量、收入在全村三个队中年年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各人都有表现，都有遭遇。本队一个叫李梦家的青年，受了公社几个挂号人物的戳弄，拉起了三五个人，一张大字报，“土块”便成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爪牙”，晚上低头弯腰挨斗，白天挂着黑牌子游坡，整日难得闲。这天，游坡游到枣树岭，正好叶青嫂、顺河他们在吭哧吭哧伐枣树。这枣树，是三年前“土块”领大伙嫁接起来的“金丝蜜”，现在要伐，简直是砍了他的心系子。他老远就喊“住手”，到了跟前，开口就说：“都停了，到梨行去压沙改碱。”本来人们干得就不情愿，一听这话，就要离开。牵他游坡的李梦家一见，想训训“土块”，压压大伙儿，冷笑了一声说：“哼！斗了你这多时候，轻农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想走。你这时候已不任队长了，还不识时务，真是没有数的土块！”就这么着，大家又顺着这个茬儿，把“土块”的前头加上了个“没有数的”。不过，他这名大家是当面叫，似乎还含了一层别的意思。背后呢，就把个“没有数的”送给李梦家本人了。李梦家，讲话时有个口头语：“时候”，所以得了个“钟表”的外号；从打他骂了“土块”“没有数的”以后，他前头走过去，人们背后就指着他的脊梁：“哼！你才是‘没有数的’呐。有数的‘土块’，没有数的‘钟表’！”

“土块”下台后，就去饲养院里喂牲口了。喂牲口，他无怨言，不光猪喂得肥，粪攒得多，还繁殖了几窝大牲畜。以后石山干了队长，他又成了好参谋。去年，他把自留地种了甜高粱，用土法制出了红糖；今年，队里建起了糖厂。他靠在县种子站工作的女婿的帮助，培育出了大豆良种，今年，队里收下了滚圆油亮的大黄豆。春播时节，他帮石山讨来了黍子、绿豆等多年不见的杂粮种子，种在了地头和小地段，过年，社员们又吃上了年

糕……。社员是秤，称出了“土块”的“斤两”；社员是尺，量出了“土块”的“尺寸”。这不，叶青嫂就提了他做队长候选人。

叶青嫂这一锤真是敲到了点儿上，会场上顿时象开了锅：

“叶青嫂和我掂量到一块儿了！”

“‘土块’是铁腕豆腐嘴，能做（坐）不能说。”

“这家就得叫‘土块’当，‘没有数的土块’数有着呢！”

“……”

大家七嘴八舌，来了劲头儿。就连李梦家也把头抬起来了，抬得老高老高。

“梦家，你也啦啦意见呀！”石山笑着对李梦家说，“咱可别老背着个包袱，有啥说啥嘛！”

“我说，”李梦家脸都激动得发红了，“我是一百个赞成‘土块’大叔。他有数，我没数，我干队长那时候，要不是他从中插了关照之手，真要叫大伙儿喝西北风啦！”

“顺河哥要说呀？”叶青嫂见顺河伯直仰着脸，就是找不上个说话的空儿，便放开嗓子喊道：“顺河要发言了，大家静一静，听听老顺河的！”

“我……”顺河伯半晚上没说一个字，刚要说，这猛丁儿一静，又把话噎回去了。他虽说平日沉默寡言，却也不至于寡言到这程度。他是对选队长这事有看法的。前几年，队长靠指定，群众意见很大，现在要选队长，称心意。可是，这回是真选吗？他半信着。心里打定了主意：真选，就投一票；不按真的来，就憋它一晚上，临了夹起板凳走路。这阵，他眼瞅着这光景，遂了心愿，一肚子话想说，却又难开头，大半天，好歹吐出了一句：“我是来投票的。”说着，摊开紧攥的手，掌心上，是一颗让汗水泡透了的红豆。他站起，坐下，坐下，又站起：“‘土块’，该你啦！”

“对咧！”大家也都说，“‘土块’也得有个态度嘛！”

屋内哑言。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一齐把目光投到了“土块”身上。

突然，门外“咚”的一声鼓响。人们这才注意，窗外玻璃上，紧贴着一张张孩子的笑脸。他们早就等在外面，准备为新队长敲锣打鼓；他们被屋里的气氛吸引了，挤在窗台上争着往里看。

这时的“土块”，根根胡梢都挂上了亮晶晶的汗珠子，他见大家都朝向了他，侷促了，厚嘴唇哆嗦了好几下，却没哆嗦出一句话。只是慢慢地举起了右手，那草屑，唰唰唰，落了一地。

“举手表决的时候还不到呀！”叶青嫂赶忙向他提醒。

“大伙儿是想听听你的态度呢。”石山接过去说。

“好，好呐。”“土块”慢慢把手放到脸上，擦了擦汗，稳了稳神，一字一句地说下去：“大家要看得上我，我就干上它一年。好，就再干；不好，就换。咱队一人平均这六分半地，抓挠不好，养活不了咱，更不用说贡献国家了。这就要走好两条路——一条：农；二条：林、副。”

话不在多少，只这么几句，就把大家的情绪激起来了。“爱说话的”们忍不住高一声低一句地评论起来：

“不愧是老干家，心里多有底儿！”

“咱队这盘棋，人家尽在肚里揣着呢！”

石山朝大家摆了摆手，“土块”接着说下去：“这农嘛，抓两项：一项是添置机械，今年鼓鼓劲，把南洼那条穿地沟填平，先在那里搞个机械配套；再一项是抓科研，重点攻棉花落铃关……。这林、副嘛……”

真是地道的“土块”！前几年个别人斗他时，扔给他一些“什么路线？”“什么方向？”之类的问号，他连一个字都对不上；今天啦起活落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谱顺，理沾，话刚说完，就“哗”地响起一片掌声——带头鼓掌的是叶青嫂，拍得最响的是李梦家，紧密配合的是“列席”在窗外的孩子们。

没有过的热烈，没有过的欢欣，一个个都是急不可待的样子。石山顺着这茬儿，说了三言五语，就把竹筒往桌上一摆，开始投“票”了。又是顺河伯，第一个站到桌前，把那颗带着他的体温、被汗水泡透了的红豆，放心满意地投进了筒里。

庆贺新队长当选的锣鼓，送走了一钩弯月，社员们带着难以形容的喜悦，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散去……

## 闻先生上任记

闻先生不姓闻。他姓申，名逸之，是堂堂悦庄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申逸之的教龄，恰巧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龄。不必细说三十年的坎坎坷坷，单鼻梁上架的眼镜，就换了五次。现在戴的这副高度近视加严重散光的眼镜，已用了五年，又该换了，他却老说“顾不上”。结果，每每看起书报来，都要捧到脸上。同仁们便少不了开几句玩笑：“老伙计，光瞧不解渴，闻闻才过瘾呀？”久而久之，便得了这个雅号：闻先生。

玩笑不可乱开。一九七六年春，几句玩笑竟将闻先生推进了火坑。

难记清是几月，学校领来了新课本。申逸之一接到书，便用双手捧着，“闻”将起来。别的老师翻完了，他还“闻”个不停。有人开玩笑地问：“闻先生，还没闻够哇？啥味？”

“乍闻‘火药味’，细品无滋味！”

一句话招来了大祸。一位把“十二”写作“102”的“掺沙子”数学老师，煞费苦心查对了一遍课本说，书中光伟大领袖的名字就出现了三十一处，可到了他的笔下，按照他的写法就变成301处。有位把“印度支那释为印度、支国、那国三国之简称”的地理老师，也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证实：全书涉及到的第三世界国家竟有十四处之多。于是“恶毒辱骂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两顶帽子，就不轻不重地扣在了申逸之头上……

以上是旧话。今天，我要写的是他的现在。

## 煎饼小豆腐成了他的主要话题

离全县通考只有一周了，全校上下紧张极了。按照上面的部署，学校采取了非常措施：更改作息时间表；取消体育课；伙房改进伙食；减少学生会议……可是，就在这分秒必争的关键时刻，作为班主任的闻先生却跑到本班教室，找到了班长，说：“通知班委们，课外活动到我办公室开会。”

这位以开会少闻名于全校的申老师，为啥会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候召集会议呢？请莫怪，听听会议精神你就知晓了。

会议开始了。申老师劈头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问号：“你，”他问班长，“一顿饭吃几个煎饼？”

“三个。”班长抬抬身子，笑笑说。

“对了，我见过。外加一碗小豆腐，是不是？”

“是的。”

这时只见申老师离开了座位，踱着步问：“要你吃六个。外加两碗小豆腐——也就是说食量增加一倍，你吃得消吗？”

大家“轰”地一声笑了。

“吃不消吧？绝对吃不消！”申老师一下子转到了学习上，“物理、化学、外语……各门功课的作业，习题，都还照样地加码吗？”

大家抢着回答，七嘴八舌。

“太乱太乱，学习委员作中心发言。”

“各门老师都布置高一的习题，抄答案、背答案。因为我们没学过，不懂……尤其是基础差的同学……”学习委员说。

“三个煎饼的饭量，吃六个怎么行？算了！算了！”申老师又朝体育委员说，“今天下午把同学们带到操场，作操、跑步。然后，

男同学到西河讲讲卫生。”又对班长和学习委员说：“告诉同学们，从明天开始，按量‘吃饭’——只复习初三的课程。什么？各科老师的工作？这个有我。还有什么事吗？好，散会。”

干部们往外走。申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学习委员叫了回来，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纸：“你把这张表统计一下，一周来，各门功课都布置了多少习题……”

学习委员接过表，刚要走，又忽然转过身来：“申老师，这是……”

原来，这不是什么“表”，而是这样一行字：煎饼小豆腐尚不能加倍吃，何况学问？

申老师一愣，噢，把这几天思考的“主题”拿出来了，表在底下呢！

学习委员走后，申老师自个儿在办公室踱起步来，边踱边嘟囔着：“煎饼小豆腐尚不能加倍吃，何况学问？……”

他好象又看到了那些汗水淋漓的同学们，看到了他们左手往嘴里塞着干粮，右手抄写答案的情景，听到了那日夜不停的、甚至带到梦中的背诵声。如果只求形式，单纯地去看什么“刻苦精神”，固然可贵。太可惜，他们的主动权丧失了，只是为了应付。这样能获得牢固的知识吗？

他决心去说服任课教师们。

秀才所见略同，一谈就统一到一块了。最后，他们反复嘱咐老申道：“关键是把你的‘牛棚战友’说服呀，老闻！”

“好，尽最大努力！”老闻应承着。

金辉接着落日，学校响起了晚饭的钟声。教师们先后端着饭菜，蹲到了宿舍前的石条边。这里，是单身职工们春、夏、秋三季的饭场，一天三时，在这里品评着饭菜，议论着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传播着大小各类新闻。对于今天的中心话题，申逸之已作了精心考虑。他从伙房端来饭菜，就蹲在了刚刚坐定的汤一恭

校长对面：“吃两个吗？”他指指汤校长碗里的馒头，把自己的两个也放了进去，“加一倍，行不行？还有我这碗大豆腐！”他前倾着身子，“闻”着汤一恭的脸说。

汤一恭先是一愣，紧接着仰脸笑了。他把馒头还给原主，用筷子头指着申逸之的鼻梁道：“你这老伙计……”

汤一恭五十六了，两目炯炯，显得很清气。他是悦庄中学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校长，二十一年矣！他懂教育，有办法，学生升学率一直比较高。因此，文化大革命批了个一塌糊涂，斗了个落花流水。光“牛棚”就蹲了七八年，和申逸之成了“牛棚战友”。他们彼此之间无所不谈，毫无隔阂。当然，要说到感受，还是各有不同的。此时，申逸之见汤一恭不动声色，一急之下，便把他的“煎饼小豆腐”换了下名称，和盘托出了：“不是吗？”他把两手摊在汤校长脸前，“馒头豆腐尚不能加倍吃，何况学问？”他见汤校长只嚼馒头，一言不发，急了。伸手抓住了他往碗里伸的筷子：“难道，难道你真的不懂我的意思？”

哪能呢？汤校长不是不懂，而是不说“懂”！

$$24 - (1.5 + 3 + 2 + 1.5 \\ + 2 + \dots) = 5 - 8$$

晚上，以“怎样准备通考”为内容的全体教师会按计划召开了。开会，对语文教师有一种客观的“优待”。因为没有专门会议室，又顶数语文组办公室大，所以兼作了会议室。每逢开会，语文教师们便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偷偷地看看教材，批批作业。唯独申逸之例外。因为他不看则已，看则必“闻”，最易被发现。

今天却反常。同志们都摇着扇子，呷着凉茶，又汇报，又议论，申逸之竟不在乎，脸趴在办公桌上，手握钢笔，写，写，写。会场上静了一阵儿，汤校长要大家讨论怎样完成县教育局提

出的指标。指标很简单：快班——坚决攀上九十（分）高峰，中班——坚决攻克七十五（分）大关；慢班——坚决消灭不及格。三个“坚决”，压得所有的人不敢下一个“坚决”的保证。

机灵的理化教研组长小张想出了门道，朝申逸之喊起来：“老闻觉得怎么样？说说嘛！”

大家一轰而起：“对咧，老闻发发高见嘛！”

申逸之并没动声色，看那劲头，是非要把那张纸啃碎才罢休的。

坐在老申背后的数学教研组长大李感到奇怪，把头伸过去一看，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地叫了起来：“同志们，特大新闻，咱们的闻先生研究起数学来了。高等数学，谁也看不懂的等式！”

这一叫非同小可。人们都围上来观赏。申逸之这才被惊“醒”，干脆把手里的纸一扬：“也好，就请汤校长，还有大家伙儿评评。若不对，我老闻领教，改正！”

象面对电视荧光屏，几十道目光，一齐投到了那张纸上。那上面，是一道书写十分正规的长长的数学式子：

$$24 - (1.5 + 3 + 2 + 1.5 + 2 + \dots) = 5 - 8$$

多么别致！当代数学大师陈景润能看得懂、解得开吗？咱们的闻先生却能解释得头头是道。他从椅子上立起，左手中指戳了戳眼镜架，象在讲台上讲课一般，指着上面的一个个数字讲起来：

“请大家先看括号里。一点五，是吃饭时间，一日三餐，一顿半小时，总不算多吧？再往下——数学习题，一天平均要做三十道，平均每道用六分钟，三六一百八，不折不扣，三个小时；物理习题二十道，用两小时；化学……用一点五小时；语文……要完成这一切，总共要用十九个小时。十九个！每天的时间是多少？二十四！紧打满算，只剩下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了。青少